



外科医生

〔苏〕尤里·克列林 著



PA
R813.2
24566

外科医生



〔苏〕尤里·克列林 著

吕映如 黄慧珠 译

王北平 校

新 华 出 版 社

ИЗ СОВЕТСКОГО ЖУРНАЛА
“НОВЫЙ МИР”, 1974, 4—5。
译自苏联杂志《新世界》1974年第4—5期。

外 科 医 生

〔苏〕尤里·克列林著

吕映如 黄慧珠 译

王北平 校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插页两张 9.5印张 192,000字

1983年7月第一版

1983年7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03 定价：0.8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苏联当代作家尤里·克列林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。

在这部小说里，作者用许多典型事例，塑造了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外科医生的艺术形象。他笔下的主人公米希金对工作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，把自己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医疗事业。在技术上他精益求精，注意总结经验，不断进步。小说通过米希金的思想、言论、行动和遭遇，反映了当今苏联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。

阅读这部小说，不仅能够从米希金身上得到许多启示和教育，能够增长医学知识，而且对于了解和研究当前的苏联社会，也会很有帮助。

FA16/14

主要人物表

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·米希金	外科医生
加莉娜·斯捷潘诺芙娜	米希金的妻子
萨沙	米希金的儿子
玛丽娜·瓦西里耶芙娜	院长
阿列克谢·阿尔塔莫诺维奇·奥尼索夫	外科医生
伊戈尔·伊凡诺维奇·伊柳申科	外科医生
列夫·帕夫洛维奇·阿盖金	外科医生
纳塔莉亚·马克西莫芙娜	外科医生
薇拉·谢尔盖耶芙娜	麻醉护士
尼娜	器官移植队的康复师

—

外科医生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·米希金正坐在家里的沙发椅上，伸直了两条长腿，逗弄他的爱犬。他要把狗赶到角落去，可这条爱尔兰塞特种猎犬反应非常灵敏，米希金的脚刚伸过去，它就闪开了。米希金不甘心，继续向它进攻，他每伸一次腿，身体就向下滑一步，最后，他那两米长的身躯几乎完全离开沙发，悬空了起来。躺在床上的儿子开始向他哀求：

“爸爸，你让雷特安静一会儿吧，爸爸，你别折磨它了，爸爸！”

“我没有折磨它，它喜欢这样，我们在玩呢。”

“要是别人也这样折磨你呢？”

“如果是疼爱，那……”

他们的游戏大约做了半个小时，双方都很满意。

忽然，女邻居叫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去接电话，他这才站起来向门口走去。这时，狗已经不再躲他的脚了，而是把身子紧紧地贴着他，就好象粘在他裤腿上似的。但是，到了门口，聪明的雷特停住了脚步，没有跟主人进入走廊，看来，它也懂得，要进入公共走廊，必须得到这幢房子里全体住户的书面同意，而它的主人并没有获得这种许可。所以，尽管

门是敞开着的，它却没有跨出门槛。

“喂，是我，……一个内科病人？……为什么你认为是栓塞呢？……多长时间了？……一个半小时啦！您应该早点打电话来……发绀了没有？是呼吸困难吗？……那就是说，血还是流进肺部了，虽然流的不多……好吧，请把手术室准备好。”

雷特在门口等着米希金，见他来了马上又把鼻子凑近他的裤腿，但他们不再做游戏了。

“我要去医院。”

妻子加莉娜听了，并不觉得奇怪。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穿上了衣服。

“医院里有什么事？”妻子问。

“说有一个病人是肺动脉栓塞。”

“是你的病人？做过手术吗？”

“没有，是内科病人，原来是血管梗塞，两个多月了。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我想给他做手术，试试看。”

“你疯啦！万一不是栓塞，是梗塞复发呢？”

“先看看，要是拿不准，我就不做。”

“你最后一次尝试作这种手术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四个月以前，但那次尝试没有成功，人死了，因为他还有癌，已经到了不能动手术的地步。当时我不过象机器人一样，见到人要死了，就去抢救。”

“从那以后，你拿尸体做过试验吗？”

“做过两次。”

“现在我和你一起去吧。”

“好，医院里缺人上麻药，正好你现在不值班。”

“叶夫根尼，为什么你不快点？”

“我慢吗？”

但是在下楼梯时，他仍然慢腾腾地，快到出租汽车站时，他们才加快了脚步。

“为什么你不让他们派一辆车来？”

“要车也不会马上来。他们得找地方去叫，而且也不一定叫到，这样倒更快。”

加莉娜穿着一件时髦的紧身长大衣，只有腰间能扣上扣子。随着步子的加快，大衣的两襟越扇越开，成了两个大翅膀。

出租汽车站上要车的人摆开了一字长蛇阵。

“叶夫根尼，我要求他们让我们先要一辆车吧。”

“这样不好。”

加莉娜没有听他的话，仍然走上前去对大家说：

“对不起，同志们，我们要去医院做手术，很急。”

大家谁也不吭气，既不表示反对，也不表示同意。

“走吧，到路上去拦一辆出租汽车。”叶夫根尼嘀咕了一声；加莉娜没有理他。

这时，一个臂上带着红标记的调度员从队伍那边走出来，对他们说：

“车来了，请上吧。”

加莉娜由调度员带领着，向汽车走去。队伍中有人小声嘟囔说：

“可能是撒谎吧。瞧她穿的那件长大衣，那男的个子也那么高。”

车开动后，司机问他们俩：“那些人不满意什么？”

“我们没有排队，”加莉娜坦然地回答，“我们要去医院，有病人等着我们去做手术呢。”

“那你们就不该上这儿来，只要跟民警说一声，肯定会给你们拦一辆车，这是可以的。”

“调度员帮了我们的忙。”

他们俩坐在车的后排，米希金几乎在位置的边沿。他伸长了脖子，两膝顶着前面座位的靠背，原来那种表面的镇静已经消失了。”

“他们不会忘记准备胸骨凿吧？”

“你跟他们说了没有？”

“我说准备好所有的血管钳子，夹子……可能没有说这个。”

“大概会准备的。”

“加莉娜，手术即使顺利，也需要一整夜，你明天还要值班，怎么办？”

“那没有办法。我来上麻药，总比护士好一些。”说着，她又转向司机，“您知道，从这儿到医院不能向左拐弯，要绕一个大圈子。所以，要么请您违章，要么把车停在人行横道线跟前，我们下车走过去。要不然，拐来拐去，有四公里呢。”

“违章倒可以，就怕万一给民警拦住了，来个照章办事，先要检查我的证件，然后还要反复质问你们，这样，时间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下车吧，下车吧。”米希金连声说道。

下了汽车，他们立刻向医院跑去。

刚走进廊，护士就告诉他们：

“病人已经在手术室，所有的医生都在那里。”

米希金跑进手术室，开始检查病人。

脉搏还比较好，血压没有下降。开始静脉输液了。

“跟病人说了没有？”

“当然说了。”

“跟病人的亲属呢？”

“内科医生跟他们谈了。”

“内科医生是怎么说的？”加莉娜对这很关心。

她并不在这个医院工作，可她常常在夜间到这里来帮忙上麻药。每当医院遇到重病例叫米希金去的时候，她只要不值班，都跟着一起去。

“内科的医生说：病人快死了，已经无可救药了。”

“心电图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们认为是栓塞。”

“原来有过血管梗塞，那是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时间很长了。不过后来他能走路了。”

“反正现在别无出路。”

“那您认为做手术能有用吗？”

奥尼索夫大夫表示怀疑，他说：

“不，你们真是一对怪人，完全没有希望了，不会有结果的，你们跑来干什么！即便我们给他做上一整夜手术，用尽了力气，消耗了药物，还是救不了他的命。急救用的血从血站运来，也是白费。”

米希金已经换好了手术服。

“血要了没有？”

“已经运来了。”

“病人睡着了。”

加莉娜迅速给病人上麻药，其实，此时她的作用并不大，病人非常虚弱，很快昏睡了。

“加莉娜·斯捷潘诺芙娜，血压下降了没有？”

“静脉加压时，没有下降。您快洗手吧。”

和米希金一起洗手的还有值班医生阿列克谢·阿尔塔莫诺维奇·奥尼索夫和伊戈尔·伊凡诺维奇·伊柳申科。

奥尼索夫又带着他那怀疑的语调说：

“嘿，米希金，你真是一个怪人，居然跑来想干这……”

米希金不耐烦地跺了一下脚，回答说：

“你别废话了，洗手吧。那为什么要打电话找我？”

“得啦，干吗不打？！不打你会埋怨的，但我认为，这手术完全是多此一举。”

米希金很快洗完了手，比医疗守则规定的洗手时间要短得多。

“快洗吧，快洗吧，又不是洗澡，有时候不能那么完完全

全按条条办事。”

他在病人的胸部抹上碘酊，看得出，他的心情有些不安。他站在那里，脚不停地踏出声响来，还不时哼哼两声。他那双褐色的眼睛，在白口罩的衬托下，一会儿显得那样阴暗、忧郁，一会儿又变得明亮、高兴。他刚给病人盖上无菌巾，还没有等别人将无菌巾在手术区周围固定起来，就探身去取手术刀。

“请等一下，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，我给他量一下血压。”

“加莉娜·斯捷潘诺芙娜，你应该早点量，我没有时间等你。”

“请等一等，叶夫根尼，动刀之前，需要再量一次血压。这不是大出血，不用这么着急。”

“加莉娜·斯捷潘诺芙娜，你年轻，我们原谅你这样迟缓，毫不懂得应该着点急。”通常，当他以粗暴无礼的态度对待妻子的时候，他的紧张便随着情绪的发泄而消失了。可是这一次，粗暴几乎没有减少他的不安，他已经把解剖刀放到手术台上了。

加莉娜低声对麻醉护士说：

“瞧他说的这些话，说明他自己也知道用不着这么急。真要急，那是在开胸之后。”

奥尼索夫还不罢休，又说：

“米希金，你今天怎么这样不果断，心里没有底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从来都不果断，只有刽子手才常常是果断的。希特勒在发动战争之前，那是很果断的，丹特士^①在向普希金^②开枪的时候也很果断。不果断能迫使我思索。做坏事不难，做好事就需要下功夫，需要思考。”

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发这一通议论，显然是因为心情有些激动。

“可以开始了。”

米希金拿起了刀子。不知是因为不耐烦，还是因为心情有点紧张，或者信心不足，他嘴里发出了一种很怪的声音。

加莉娜紧张地看着他。

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我已经多少次观察过他了，有一点我觉得很奇怪：他做的那些事，好象我都懂，也都会，似乎也能干得象他一样，但为什么我就干不了。

这种象呻吟一样的怪声，我曾经在一次困难的，前景未卜的手术前也听到过，可他不是亲口对我说过他的工作是平凡而繁重的劳动吗？那为什么还会发出这种呻吟呢？

这种呻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！

他对自己事业的态度，可能有些与众不同。我还记得，有

① 丹特士(1812—1895)，杀害普希金的凶手，法国保皇分子。三十年代时住在俄国，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特别庇护。——译者

② 普希金(1799—1837)，杰出的俄国诗人，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和语言的发展影响很大。在创作活动上备受沙皇政府迫害，最后在阴谋布置的决斗中被杀害。——译者

一次，我和他愉快地单独在一起喝水的时候，他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天哪，我真蠢！有一篇文章里说：‘外科医生切开心包膜的时候，非常小心，就象是剪一块克什米尔披肩一样……’我当时看到这篇文章，还以为这种比喻很庸俗，以为心包膜毕竟比克什米尔披肩更珍贵，更娇嫩，我想，外科医生们看到这样的比喻，一定会感到可笑，或者会气破肚皮的……可我真傻！事实上，许多外科医生都认为这比喻很贴切，看来，他们认为克什米尔披肩确实是……不用说了，我是个蠢货！”

米希金用解剖刀沿胸骨划开一道，对助手说：

“胸骨切刀和刮刀。”

他把刮刀的金属板放到胸骨底下以保护心脏，然后拿起胸骨凿，用锤子敲了三下，就打开了胸腔。

“心包，”他低声地自言自语，就象吞吐沫一样，“呜—呜—喷—喷—喷……”这时，他满脸全是汗珠。

也许，这是人人都有的一种普通的害怕心理吧。

加莉娜有节奏地捏着麻醉器的皮囊，继续镇静地给病人的肺吹气。

“乌—乌—乌(吸气)，呵—呵—呵(呼气)。”

“你在帮他呼吸?!”

“对。”

“停下来，你该看见，现在这妨碍我，别做了。”

加莉娜停了下来。

“心包，你夹住，我马上把它切开。剪刀呢？咳，真见

鬼！用解剖刀吧，啊—啊—啊—哎！伤到心脏了，出血了，吸掉！把纱布拿走，我用手指堵住。缝上，四号丝线。他怎么样？”

“一切都很好。”

“好，待一会儿再缝。你把手指放在这里，看，心脏跳动已经好多了，因为我们减轻了右心室的负担。这样更好。用血管夹子夹住静脉，不对，夹住这里的筋膜，这里的。我放下了，注意看着，注意，等我招呼你时，你再使点劲。给萨金斯基钳子……对，这个钳子好多了。我切开了，拿夹子来，这里用丝线缝上，不对，要用非外伤性针。”然后，他轻轻地、长长地、微微有些颤动地“呃”了一声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，“对，很好。”接着他又大声说：“夹住静脉！我拿下萨金斯基钳子，看，血栓！拿走，保存起来。”这话是对护士说的。然后，他双手伸进胸腔，用力按住两肺。“这里还有血栓！再放上萨金斯基钳子，夹住。……不用夹住静脉了，放开了没有？四号丝线，这里心脏上缝两道就够了……我缝上了……现在轮到动脉，不要线了，就用这个夹子，我来缝上……好，完了。这里还要缝一小道，这就完了。好，全缝完了。心包留下了。他怎么样？帮他好好呼吸吧！”

“别这么大声喊，叶夫根尼·利沃维奇。一切都很好，我在帮他呼吸，血压也正在恢复。”

“加莉娜·斯捷潘诺芙娜，你好象挺镇静……我们把胸部也缝上吧。从开胸之后到现在有多少时间了？”

“到让血液流通只有 5 分钟。”

“很好，现在不用着急了。”

米希金开始哼起一支他喜爱的儿歌：“崎岖的道路上，大水流成了河，步行的人们啊，跑起来真笨拙……”

米希金把胸骨接上后，告诉助手们，要他们缝上皮肤，自己便回到了手术前室。

加莉娜把呼吸袋交给了护士，也跟着出来了。

他站在那里，脸红红的，加莉娜在他旁边，显得很苍白，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他轻轻地拍了一下妻子的肩膀，把她拉到怀里，紧紧地拥抱了一下。

“真的成功了吗，加莉娜？”

“你太不象话，嗓门大得象上个世纪外省剧院里演奥赛罗，还老唱这种儿歌。”

“你真傻，这可是第一次，现在应该把他护理好。你在倒什么？”

“跟你不相干的事你就别管了，该倒什么我就倒什么。”

“你在弄激素吧？”

“我已经做了什么，以后还要做什么，一会儿我都要详细写出来的。”

米希金脱下手术服扔在地上，把围裙和手套扔进了水池子。

他走进了主治医师室，从桌上拿起一个小面包，又打开电冰箱，取出一包牛奶，撕开一个角，喝了起来。

“留给值班的人吧，他们没有东西吃了。”

“让他们都回去吧，我留下。”

“人家都是自己从家里带吃的东西，可你！”

“算了！”

加莉娜转身走开，回到手术室病人身边。

当奥尼索夫在主治医师室里出现时，米希金正坐在沙发椅上，聚精会神地看一本什么杂志。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正常。哎，叶夫根尼，你真是个怪人。”

“你看，这里有一幅漫画，画着一位新郎和一位新娘，两人都留着长头发，都带着眼镜，都穿着长裤子，连漫画家本人也看不出来，到底谁是新郎，谁是新娘。这就叫做只看表面，不看本质。”说着，米希金便很不自然地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和他的性格很不相称。

“反正病人受不了这么大的手术。”

“滚吧，傻瓜，去你的，谁要你值班，我自己来护理。”

第二天白天，加莉娜照常到自己单位去上班了，她给伙伴们讲起了昨天夜里两口子演出的一场闹剧。

“你在那里待了一整夜吗？”

“早晨七点走的，我要去给他们买点吃的东西。”

“手术做完了你干吗还待在那里呢？”

“米希金不肯走。我对他说，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完完全全都给他们写在病历里了，可他还是不走，他好象要把自己整个高大的身子全扑在病人身上。我总觉得，他的病人能够好起来，靠的并不是什么药，而是他自身的热。”

“也许他是的。”